

开栏语

在贵州,山有山的语言,水有水的歌谣。千百年来,17个世居少数民族在这片土地上,用文字和声音记录着自己的历史与情感。文学,正是这文化长河中最灵动的一脉。

即日起,本报民族文学推出《黔韵文丛》栏目,巡礼黔地全域,将散落在黔山秀水间的文学创作汇聚于此,以文为媒,传黔地之韵,聚文学之光。

作为开篇,我们首先走进黔南荔波。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,作者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,描绘捞村峡谷的秘境之美,讲述鱼胆山的古老传说,讴歌平寨的灵动,书写慢时光里的诗意与乡愁……这些作品,是贵州民族文学的一个生动切片,也是开启这段文学旅程的起点。

# 捞村峡谷风光

□ 王殿华

当你走进荔波捞村探寻峡谷秘境,沿河两岸数千米的翠竹如柳,江畔上一排排的绿色屏障,丘山挺拔向上,满目的翠叶绿在碧波中涟漪,形成一幅幅的迷人景象。捞村峡谷风光的美,如梦如幻,如诗如画。

每天清晨,一觉醒来,脑海里自然而然地想到——捞村风光。这是缘分,亦是思念,入了心的眷恋,让人难以抑制。且珍视当下的怀旧之情,顺其自然,于此留下难忘在心间。

捞村峡谷风光之美,浑然天成,让人如痴如醉。在那群山高耸云雾缭绕中,岚烟横空,袅袅苍穹,犹如仙女下凡。在绝巘峻峭中纵横穿梭,翩翩起舞,倘若妙龄少女亭亭玉立,闭月羞花,沉鱼落雁。我对捞村风光之美情深似海,梦里梦外全是捞村风光的景色在脑海徘徊,期待何时春暖花开团锦簇,今冬明春花烂漫姹紫嫣红又复来……

当你乘舟,缓缓游弋于水上竹林之间,翘首仰望,碧空蓝天白云清晰可见,洁白的云朵如棉花糖般飘浮其间,变幻出各种奇妙的云絮,与青山滴翠相映成趣,相交辉映,构成一幅绝美的空中画廊。看啊,微风拂过,岚烟似轻纱般缠绕在山间。放眼远望,江岸迤迤澄澈,清波荡漾,那波光粼粼的水面犹如一面巨大的镜子,映照天空与两岸的山色美景。水中的鱼儿欢快地游戏,时而跃出水面,溅起朵朵水花。烟波浩渺中,茂密的翠竹胜似桂林那如诗如画的风光,旖旎的景致,让人恍惚间置身于仙境。

舟行水上,悠悠荡荡,两岸的竹林绿影婆娑,那修长的竹枝随风摇曳,宛如少女翩翩起舞,婀娜多姿。正如北宋王安石的名言诗句:“青山缭绕疑无路,忽见千帆隐映来。”那千帆竞渡的场景,犹如波涛汹涌,一浪翻一浪,气势恢宏,震撼人心。抬眼望去,这片竹林恰似一幅十里画廊,这就是浑然天成,鬼斧神工的峡谷造就了这数百年来绿色屏障。这里无疑是世外桃源般的秘境。每迈进一步,都仿佛踏入了一幅诗意的画卷之中。翠竹蓊郁,层林尽染,漫江碧透,这般如诗如画的风景,令人心旌荡漾。

目光投向远方,一泓碧流如一条蜿蜒的巨龙,迤迤澄澈,潺湲千里,一路奔腾不息,泻入他乡,流向桂境,走向远方。峡谷之中,群峰高耸入云,原始森林参天大树,万木缠石,盘根错节,满山葳蕤,绿郁葱葱的景致,如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卷,堪称一绝。

捞村,你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,是心灵得以栖息的港湾。在这里,时光仿佛静止,尘世的喧嚣与烦恼皆被抛却脑后。捞村,你保持着宁静致远,让更多的人领略你独特的魅力。走进捞村峡谷,去探寻那那隐藏的秘境,又如翁龙秘宫舟行其间,嶙峋怪石悬壁垂在碧水畔,涟漪映影时隐时现,山清水秀从林密木碧潭满目翠野。

看! 浪祥瀑布如垂帘般壮观,波涛滚滚,飞流直下,美不胜收。逆游十里水景打狗河,晶莹剔透,蜿蜒潺湲,阳光下随风荡漾起的涟漪粼粼,神奇的波光在水面上闪烁,引人入胜,让你如痴如醉。下游

的平林风光无限,一江春水两岸密林绵延,根扎悬崖上虬枝盘曲伸展,怪石嶙峋。万木葱茏,芳草争妍竞艳。翠竹摇曳两岸,千姿百态。千娇百媚的容颜,叠碧潭绘就江岸景观,如山水画卷般映入眼帘。平林古塔平岩古桥,更甲古垣猴子坡古驿道,历史的脉络千年相传,明末清初的遗迹依旧如故。俯瞰这峡谷,群峰耸立云间,山水相间,翠谷碧潭相连,千山万壑重峦叠嶂绵延,峡谷风光富有点“绿”成“金”的诗篇。

当你舟游其间,翘首仰望碧空蓝天白云,青山滴翠,岚烟缭绕,江岸清波荡漾。每走一步可以感悟:翠竹蓊郁,漫江碧透。清代西南儒儒郑珍曾赞荔波:“莫作屠居寥寥落意,此间便恐是桃源。”捞村峡谷亦如此,给人以惊艳的美。

还有,雨后的云雾似轻纱帷幔,弥漫苍山满峡谷的浪漫,翩翩起舞在碧空中变幻,神秘的景象罕为人见。驻足南山居高临下俯瞰,高铁长桥横亘绿野,动车瞬间疾驶穿越隧道,带着希望的光飞向远方,纵横天下。

朋友,往荔波捞村去吧! 当你遨游捞村,探索峡谷秘境,目览青山绿水之美,欣赏她那那鬼斧神工,浑然天成的人间仙境时,就如同走进一幅幅大自然精雕细琢的诗意般的画卷中。

■ 王殿华,荔波县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作品散见《贵州政协报》《黔南日报》等。



# 鱼胆山的故事

□ 蒙海波

荔波朝阳镇樟江岸边,矗立着一座形似鱼胆的青山,当地人世代唤它鱼胆山。这座山没有小七孔的奇秀,也无茂林的幽深,却因一段古老传说,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,成为樟江流域最动人的精神印记。

天地初开,樟江初成之时,流域内有一条千年鱼神,身形硕大如小山,青金色鳞片在阳光下能映出漫天细碎金光,尾鳍展开可遮半片江面。它吸天地灵气,沐日月精华,练就通天本领,专司调节水势,守护生灵,让樟江两岸风调雨顺,人们得以临水而居,靠捕鱼耕种繁衍生息,日子安宁祥和。

可好景不长,一场百年不遇的滔天洪水猝不及防席卷而来。乌云如墨遮蔽苍穹,狂风似怒兽嘶吼,数丈巨浪奔腾咆哮,撞垮田埂、冲塌村寨,低矮的房屋在洪水中轰然坍塌,牛羊被裹挟着漂流,老弱妇孺的哀嚎与洪水的轰鸣交织,成了绝望的悲歌。江底的鱼神目睹此景,心如刀绞,它清楚知晓,唯有牺牲自己,才能救下守护千年的生灵与土地。

没有丝毫犹豫,鱼神纵身跃出江面,激起数丈水花,仰天长啸之声悲怆决绝,震彻云霄,连厚重乌云都为之震颤。它拼尽千年修为,浑身泛起刺目金光,穿透阴霾照亮这片绝望的土地。身躯在金光中剧烈颤抖、膨胀,青金色鳞片簌簌飘落,每一片都化作一捧沃土,滋养着濒临毁灭的大地。随后,它抬起鱼鳍,用尽最后一丝力气,生生剖出凝聚自身全部灵气的鱼胆——那枚晶莹剔透、泛着温润绿光的鱼胆,被它奋力掷向樟江岸边。

鱼胆落地的瞬间,发出沉闷厚重的轰鸣,化作一座巍峨挺拔的青山,如坚不可摧的屏障,硬生生挡住肆虐的洪水,逼使其顺着山体两侧缓缓分流,不再侵袭村落,伤害生灵。而鱼神的身躯,在剖出鱼胆的刹那便失去所有力气,缓缓下坠,最终融入它守护千年的樟江,以生命延续江水生机,用一生坚守完成了最后的守护。这座由鱼神胆化成的山,便被当地群众命

名为鱼胆山,成为它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的永恒见证。

很久很久以前,朝阳镇还叫葩榨里,那时的樟江两岸,人们临水而居,靠捕鱼、耕种为生,日子虽不富足,却也安宁祥和。当时,寨里有个叫阿朗的年轻人,为人勤劳善良,手脚麻利,既是捕鱼的好手,又懂些草药知识,常常帮乡亲们治病,深得寨里人的喜爱。阿朗从小无父无母,唯有一位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,为了让奶奶安享晚年,他每天天不亮就去樟江捕鱼,傍晚再背着草药回来,日子过得简单而踏实。

有一年夏天,樟江遭遇罕见旱灾,河床干涸见底,鱼虾绝迹,地里的庄稼萎蔫,乡亲们连饮水都成了难题,年迈老人和幼小孩子纷纷病倒。阿朗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每天背着水桶翻山越岭寻找水源,却一次次失望而归。樟江沿岸的山洞尽数干涸,唯有大山远处的鱼胆山山顶上,还萦绕着一丝淡淡的雾气。

寨里的老人告诉阿朗,鱼胆山是鱼神胆所化,山里藏着鱼神残留的灵气,唯有心怀赤诚、甘愿奉献的人,才能得到鱼神眷顾,唤醒山底的水源。阿朗听后,心中燃起希望,他郑重告别奶奶和乡亲们,独自踏上前往鱼胆山的险途。鱼胆山地势险峻,山路崎岖陡峭,沿途长满锋利荆棘,阿朗的手脚被划破一道道口子,鲜血染红衣衫,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,心中只有一个执念:一定要找到水源,救乡亲们和奶奶,不辜负鱼神当年的牺牲壮举。

历经千辛万苦,阿朗终于登上鱼胆山山顶。山顶上果然有一汪碧绿潭水(正是现在的鱼胆水库),如翡翠般澄澈,潭边坐着一位白发老者,面容慈祥,正是鱼神的化身。阿朗连忙上前跪拜,声泪俱下地说明来意,诉说乡亲们的苦难与自己的决心。鱼神看着他满身伤痕与眼中的赤诚,眼中满是赞许,缓缓开口:“你为乡亲甘愿冒死前来,这份心意天地可鉴。这潭水是樟江源头,引水下山无需你牺牲性命,只

需将你的善良与赤诚注入潭中,便可滋养两岸。切记,这份善意需世代相传,不可辜负。”

阿朗毫不犹豫应允,双手轻轻抚摸潭水,将心中的善意与赤诚默默诉说。刹那间,潭水泛起层层涟漪,顺着鱼胆山的山势蜿蜒而下,形成一条清澈溪流,缓缓注入干涸的樟江。河床渐渐充盈,鱼虾重新出现,地里的庄稼慢慢恢复生机,病倒的乡亲们喝上甘甜的溪水,也渐渐痊愈。

后来,阿朗成为寨里的带头人,他带领乡亲们修桥补路、开垦田地,传承鱼神的善意与牺牲精神。正如《荔波县志稿》所记,葩榨里的人们向来淳朴善良、积善积德,这份美德,也随着鱼胆山的传说,一代代流传下来。

岁月流转,樟江的水依旧清澈,鱼胆山依旧矗立在岸边,形似一颗饱满的鱼胆,默默守护着朝阳镇的乡亲们。清晨,薄雾缭绕山间,仿佛鱼神在静静注视这片土地;傍晚,夕阳洒在山巅,山体泛着淡淡金光,如一颗镶嵌在樟江岸边的明珠。

如今,朝阳镇的人们依旧保持着淳朴善良的本性,敬畏自然、感恩鱼神,也铭记着阿朗的奉献。鱼胆山的故事,早已不只是一段民间传说,更化作一种精神传承——它告诉人们,善良与赤诚能打败困境,滋养生命,就像鱼胆山的溪水,生生不息,滋养着樟江两岸的每一寸土地,也滋养着每一个朝阳人的心灵。

闲暇时,老人们会坐在樟江岸边,给孩子们讲述鱼神的牺牲与阿朗的善良坚守。孩子们在听着故事,望着远处的鱼胆山,眼中满是憧憬,也将这份跨越岁月的守护与希望,深深铭记在心底。鱼胆山,这座承载着传说与善意的青山,将继续见证这片土地的变迁,守护着这里的人们,岁岁平安、年年顺遂。

■ 蒙海波,荔波县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经济信息时报》《黔南日报》等。

# 平寨

(组诗)

□ 李金福

## 盘龙坳

盘龙坳静卧在白云深处  
方圆八百里  
它像一条巨龙盘坐在这里  
在峰峦间眺望远古的沧桑

阳光把自己  
揉碎在一望无际的田野  
它的鸣咽  
是山语  
在白云中  
也能听见山风轻抚它草木的声音

我对盘龙坳的眷恋  
是阳光下那  
一泻千里的蔚蓝  
一览无余的壮观  
深情并不是真的喧哗  
它只是一种沉淀

是绿叶拥抱蓝天的苍苍  
一次次展示着我的胸怀

## 平寨

被铁轨咬住的乡村  
炊烟再次缠绵  
曾经飞满燕子的屋檐  
被风带走

暮色中火车的灯光  
消失在茫茫的大山  
像两颗被遗忘的星星  
记忆被曾经的鸣笛一遍遍拉长

静下来的平寨  
我顺着沉默的铁轨走去  
却也触不到  
那一扇摇晃的车窗

钢铁与钢铁碾过的时光  
依然在耳边唯唯响起  
在那个像风一样的日子  
衣角在站台上被掀起

那是一串乡愁  
把暮色推向远方  
人生的牵挂  
一直绕着铁轨盘旋

车窗的倒影  
我看见了  
那一丝从平寨里跳出的牵挂

## 绿化

绿化  
是那埋了半生的煤炭  
风一吹  
就扬起了那黑色的记忆

总把烟囱的浓烟  
误为昨日的雾  
凤凰山的云,贯在她的变与不变。变是她一生潇洒自如的秉性,刚刚还像连绵不绝的海浪拍打岸边,瞬间说变就变,转眼就成了高山林立的山谷。她从不要守成规,每天展现给人们的,总是一幅幅崭新、梦幻、千姿百态的画卷;不变的是她对人们的忠诚与陪伴,她或如巨伞,或如屏障,高高挂在天空之中,为人们遮挡烈日。或似轻纱,或似薄雾,轻轻地缠绕在山间,给本就神秘的凤凰山水增添几分诡异的色彩,以自己的身躯编织着各种故事,让人在迷茫之中,得到慰藉和启迪。

直到现在绿树才爬满荒坡  
路灯铺成银河

我的记忆里  
还沾着指尖的炭  
眼前的绿已漫过旧矿的护栏  
把曾经矿车的轰鸣  
变成酒杯的笑谈

把过去的黑  
叠进霓虹的光  
以为那些荒坡的苍凉  
是隔世的梦  
绿化此刻的光  
比任何记忆都滚烫

■ 李金福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黔南州作家协会副主席,荔波县作家协会主席。出版诗集《飞鸟带来的种子》《种一块地》《喊山》等。

## 黔韵文丛·荔波篇

回到老家,吃完午饭,我顺着弯弯的溪流往下走,回忆当年在小河里一起叉鱼、摸螃蟹的场景,不知不觉又辗转来到凤凰山脚。

登上山顶时,几近黄昏。远望群山似绿色海浪奔涌不息,如大地脊梁蜿蜒起伏,把美丽的凤凰山团团拥入怀中,紫云台就像一个巨大的玉盘在群山的环抱中悬浮。

天上碧空如洗,只有几朵白云,如魔术师手中的道具,不停地变换着姿态,自由自在地飘荡。远处的山巅上渗出的那一抹薄纱,仿佛被看不见的纺车抽成了丝缕,却不飘走。云絮在峰峦的指缝间缠绕着、缠绕着,竟成了乳白的漩涡——像一条倒流的瀑布,从山谷向天空生长。时而猛地坍塌,将整座山吞进腹中,让青翠化为水墨的虚影;时而又骤然绽开,如受惊的群鸟四散,每一片都衔着一角晴空。这眼前的一幕幕,却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从前……

记得少年时,也是这个季节,每天放学后,我们一众小玩伴,常常把牛牵到凤凰山上去放牧,后一起躺在松软的草坪上仰望天空,遥望着飘渺的、总是在变换的白云。云彩仿若巨大的变形世界,像牧场、像渔场、又像游乐场。一会儿变成牵着马的老爷爷,在长空里行走;一会儿变成翘着尾巴的小狗,追逐着太阳跑来跑去。一阵风拂过,又变成了高山,变成了大海,变成了摆满各种玩具的市场。有时候,她会像一卷会跑的棉花糖在头顶飘荡,那奶白色的身体映照着太阳光,挠得人心痒痒;有时候,她会像一匹蓝色的绸布裹着的白面包,想像着摘下她就可以饱腹饥饿的肚子;有时候,她又如天边堆着层层叠叠的云梯,仿佛踩着它就能登上传说中的天宫仙境。那个时候的我们很天真,认为天上的云变得这般快,定是位老神仙拿着画笔,蘸着秋风在给我们变戏法。

而此时的我,虽然没有了少年时的童真,但儿时烙印在心底里的对云的记忆,却深深地触动了我。

我独坐在松软的草地上,仰望天空,独自欣赏着那一片片与少年时感受不一样的云彩。此时的云,与儿时既相同又不同。相同的还是那片天,那些神秘莫测的云,不同的是阅历后的感受和体会。

凤凰山的云,端庄、大气、浑厚,四平八稳,坐卧如钟。在她的映衬下,四周的高山更加厚重而巍峨,山下的河水更显清澈而明静,脚下的紫云台更具古意而高贵。置身其中,会让人忘却喜怒哀乐,大彻大悟,变得更加的从容。

凤凰山的云,洁白、轻盈、灵动,优雅自然,脾性可人。每天不知疲倦地伴随着远方慕名而来的游人 and 辛勤劳作的人们,淡定而柔和。一日复一日,毫无燥气地陪伴和相守着那山、那水、那些人,以及那一份古老的诗意,日日如昨,却又日日如新。

凤凰山的云,宁静、深沉、恬淡,不声不响,悠闲淡然。始终与青溪明月作伴,与流泉飞瀑为伍,与日影绿树相依,与悠忽行人相守,忠贞不二,不离不弃。凤凰山的云,缥缈、神秘、果敢,天马行空,唯我独尊。去留随性,自由自在,不随波逐流,不委屈迁就,只做自己的主宰,坚守自己的信仰和追求。

凤凰山的云,贯在她的变与不变。变是她一生潇洒自如的秉性,刚刚还像连绵不绝的海浪拍打岸边,瞬间说变就变,转眼就成了高山林立的山谷。她从不要守成规,每天展现给人们的,总是一幅幅崭新、梦幻、千姿百态的画卷;不变的是她对人们的忠诚与陪伴,她或如巨伞,或如屏障,高高挂在天空之中,为人们遮挡烈日。或似轻纱,或似薄雾,轻轻地缠绕在山间,给本就神秘的凤凰山水增添几分诡异的色彩,以自己的身躯编织着各种故事,让人在迷茫之中,得到慰藉和启迪。

凤凰山的云,最奇观的时候是黄昏。当别处的云随着霞光尽染,显得格外沉重时,这里的云却愈烧愈轻,金红褪成妃色,妃色淡作烟紫,最后通体透明,只剩光的轮廓,仿佛天空在上演一场盛大的褪色仪式。似乎在等待星辰的浮现,这才依依不舍,化作满山潮润的呼吸,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。

■ 黎祖权,黔南州作家协会会员,黔南州诗词楹联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当代文学家》《贵州日报》等。

# 凤凰山的云

□ 黎祖权